

海上的 De的 裸舞

彭再生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海上 De 的 裸舞

彭再生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的裸舞 / 彭再生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360-5297-0

I. 海…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2482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林绵华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625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章	重磅耳光的新思维	1
第二章	叫一声帅哥靓仔	41
第三章	俄罗斯小姐	81
第四章	两把电吉他在她头顶上拨响	125
第五章	Promise——拉钩	155
第六章	“仇”这个字太容易写	209
第七章	一个漫天要价的世界	253
第八章	被放倒的男人	293
第九章	多伦多的欢乐与悲伤	345
第十章	魔鬼玩家	405

第一章

重磅耳光的新思维



1

1996年的夏天，宜海市比往年热。

一种情绪随着热浪蔓延，让感受到它的人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它是一种企盼，一种渴望：不快乐的人渴望快乐，快乐的人企盼更加快乐，更加快乐的人汗流浹背地寻找新的快乐。

随着“快乐指数”的飙升，宜海市出现了数不清的夜总会、酒吧、桑拿馆、温泉浴场、按摩中心和休闲度假场所，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还是老祖宗的，凡是寻开心找快乐的玩意儿，通通被装潢打点搬了出来。那些炒楼花、炒地皮、炒紧缺物资、炒股票和靠走私等发了财的人，腋下夹着登喜路、路易威登或古奇牌皮包，腕上戴着雷达、欧米茄或劳力士手表，嘴里叼着美国烟英国烟，脖子上挂着粗得发野的金项链，把东洋车西洋车往这些场所的门前一停，移动着肥胖的身躯，边往里走边用新款手机呼朋引类；一些有点小权力的官员、国有企业的老总和金融界的人士，形象略有不同，他们衣冠楚楚，步履沉稳，保持着含苞待放的优越感，前后总有几个陪着笑脸的人簇拥着，在走进这些场所的时候，面对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坦然的神情中，偶尔流露出一丝贼眉鼠眼。

在这一道道风景线里，有一家离澳门很近的夜来香夜总会格外耀眼。

这天晚上是周末，一个光头的男人，广东人称之为光头佬，开着一辆挂着P市车牌的蓝鸟王来到夜来香夜总会，他停好车，整理整理花格上衣，低头看看自己乌黑发亮的皮鞋，掏出纸巾抹掉一丝灰尘，然后从容地走进大门。咨客对他似乎已经熟悉，微笑着把他带到大堂的一个角落，他坐在那里，把登喜路皮包放在台面上，冷眼地看着一切。光头佬年近五十，

颧骨突出，毛发选择了从耳边到下颚绷紧的皮肉生长，却远离他的头顶，这或许是他头顶上那块紫色胎记太霸道的缘故，使得头发屈尊为胡须。他已经是第五天这样坐在这里，每天晚上8点钟准时到，夜半12点钟以后离开。

光头佬有些烦躁，男人到这样一个声色场所，不准找女人，只准规规矩矩等电话，确实是一种煎熬。他对头儿的这种约会方式很不理解，一个月前在宜海市一个僻静的农家饭馆，这次又移到了招摇的夜总会，每次又都迟迟不出面，叫人等得要挑战耐心的极限；他只能这样判断，一个老套的做法，头儿要么是过于谨慎，要么是在对自己进行某种测试，他甚至有些愤怒：是个鸟头儿都会变着法儿折磨人！

光头佬点燃一支烟，烟雾围着光头缭绕。这几天，他在夜来香看到了许多以往没有注意过的事情：老头儿被年轻小姐挎着不稀罕，但他看到了四五十岁的女人被年轻的男人挎着；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姐很普通，他却看到了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小姐，每个小姐向那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争宠；他看到两个戴耳环留长发的男人，坐在那里像情侣窃窃私语；也看到了孤苦伶仃坐在一张小台旁安闲吸烟的傻逼，那就是唯一的自己。

光头佬的烟一支接着一支，朦胧中他看到，一个五十几岁穿戴讲究的男人，在和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姐跳水兵舞，他惊奇的是，那个老家伙完全跟得上节奏，又踢脚又旋转和小姐配合默契，直到把眼镜跌落到地板上，光头佬忍不住笑了，他摁灭烟头，听到满场的人喝彩喊“好耶”，他也忍不住跟着喊了一声。接下来他又看到，老家伙和小姐随着乐曲的改变，跳起了“恰恰”舞，老家伙的腰肢扭动得不亚于土耳其肚皮舞女郎，手指随着眼神飞舞，偶尔还送给对方飞吻，令观看的人神经末梢发痒。

正当光头佬看得眼球聚焦的时候，有电话打进他的手机，

通知他立即到12号包房。光头佬出了一口长气，夹起皮包，找到12号房间，他静一静神，敲敲房门，房门没有锁，他一推就开了，见到自己等了五天的人，他挤出一点敬畏，喊这个人为“三哥”，三哥拍拍沙发说：九哥，你坐。光头佬的光头立即红涨，他怀疑自己的耳朵这几天被音响鼓噪得失灵了，心里想：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进入到“哥”的行列？

三哥清清嗓子，放低声音说：“我先恭喜你，大哥看你工作勤力，提升你为九哥。”

没有听错。光头佬受宠若惊，皮包掉到了地上：“谢谢大哥和三哥的恩德。”

“等得不耐烦了吧？”三哥摘下墨镜，左眼皮下有颗黑痣。

“没有，没有，”光头佬拾起皮包，屁股尖蹭到沙发上，“只是那货……”

“货明天到，你下午4点钟开车到海滨路加油站去拿。大哥关照，越是顺风，你越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三哥说着，从烟盒里倒出一粒胶囊，“这是大哥给你的，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吃下去就安全了，莫小看，这是‘哥’字辈才有的待遇。”看到光头佬疑惑的目光，三哥告诉他，这种安全胶囊是为着脱身用的，一旦有紧急情况，立即吃下去，四到五天之内会发高烧和昏迷，迫使警方将被捕者送往医院，再过一两天，会在夜半清醒，然后趁守护人员不注意逃走。

光头佬不以为然地接过来，装到自己的烟盒里，他看看三哥：“没别的事啦？”

“没啦，你还想有什么事？”

“三哥，你……把我弄到这么个鸟地方，活活折磨了五天，我快憋出病了！”

“这是让你休养休养，准备迎接大买卖。”三哥眼皮下的那颗黑痣跳动了一下。

“还有大买卖?”

“香港快回归大陆了，有一家有实力的旅行社，最近主动找到大哥，希望密切合作，扩大转口和大陆市场……等你把这批货出手了，我再详细告诉你。”

“你说的，是不是香港的那个什么鸟博士……”

“别问那么多。你对刚才在大堂里跳水兵舞的那个老家伙印象怎么样?”

“老怪物! 这歌厅里面尽是鸟怪物……”

“错，他的道行比你大!” 三哥打断光头佬的话，态度有些严肃，“记住，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打交道的，都是怪物。好，你可以去找个妞儿放松了，不过你醒目点，黑道的人贪色是一大忌讳。住你还是住浪漫酒店十四楼，那里安全些。”

光头佬高兴了，做了个下流手势：“能不能给我点……没有那鸟玩意儿，女人不够浪。”

“你也算是个怪物。”三哥从沙发后面摸出一个纸包，递给光头佬，“给你一包两百袋的吧，这可是我对你的个别关照，和大哥的货两回事。”

光头佬说了声“明白”，把自己的皮包打开，拿出一沓钱交给三哥，然后看看那个印着速溶咖啡的纸包，把它塞进皮包里。他知道，必须和三哥告别了，于是起身走出12号包房。他把房门带上，刚转过身来，却从对面包房里冲出来一个女子，差一点和他撞上。那女子嘴里骂着“臭流氓”，满面泪水地向大门跑去，光头佬发现，女子很俊俏，对面的房门里，却是一个满脸疙瘩的胖男人和一个捂着脸的瘦男人，胖男人向瘦男人点头哈腰地在解释：“秦老板，您别生气，她才来，不懂规矩……”

光头佬笑笑，猜出了是怎么回事，他很快地打量了一下那一胖一瘦的两个男人，这也是三哥说的两个怪物，他们身后的

沙发上还坐着一个涂脂抹粉的小姐。光头佬走过去，使个眼神，小声地对两个男人说：“不是不懂规矩，是你们两个鸟不懂方法。”

2

那个嘴里骂着臭流氓，满面泪水离开夜来香夜总会的俊俏女子，名字叫姚小红。

姚小红二十二岁，S省人，是武云市一所普通大学的自费大专毕业生，拿到文凭后，与同班同学何小梅结伴来到宜海市找工作，经过到处奔波，她们才知道，学校为了创收发出的这种文凭，就像是一张被人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却拒收的假币。几经艰辛，两个多月前，她们才被一家饮料厂的程老板录用，姚小红做销售公关，何小梅做出纳，月薪八百元，虽然待遇低于她们的期望值，但是生存的需要使她们依然珍惜着这份工作。

这天晚上临下班前，程老板留下姚小红，让她一起去陪河南来的大客户秦老板吃饭。吃完饭以后，又去夜来香夜总会玩。姚小红是第一次到这样的场所，以往都是程老板带太太去，他太太挂名饮料厂公关部经理，是一个遇难呈祥的漂亮女人。程老板叫了小姐陪客人，但是秦老板对姚小红更感兴趣，唱了几首歌以后，他对程老板说：叫你的公关小姐来攻关嘛，她今天晚上要肯陪我玩一把“心惊肉跳”，日他娘，合同你说怎么签，我就怎么签！程老板看了看秦老板的黄瓜脸，心中暗喜，男人都是馋嘴巴鱼，见到香饵就上钩，他提出来要秦老板签一份包销五年的合同。秦老板拍拍胸脯说：中，俺的商场很快就要上市卖股票了，我给你弄点原始股，大家都发财！程老板忙把姚小红叫到一边，笑着许诺，从成交额中按比例提成。

第一章

重磅耳光的新思维

姚小红愕然，程老板以为她没有听懂，从皮包里掏出一沓钱，在姚小红面前晃一晃说：只要你答应，这五千元就是你的了。姚小红赶快摇头，程老板变脸了：你真蠢，要不是公关部经理今天请假回了娘家……哼，你到底做不做？说实话，我当初聘用你，为的就是这一天！这时候，秦老板凑过来说：小妹妹，就我的眼光看，你也不是原装货，别忸怩了，我给你两千职工股，够你干两年的了！说完，就过来拉姚小红，姚小红不懂得什么是职工股，只是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她给了秦老板一巴掌，趁他松手的时候，一扭身，冲出房门，嘴里骂着臭流氓。姚小红给秦老板的那一巴掌堪称技巧型，力量不大，却连带着狠劲的抓挠，让秦老板的左脸被擦了黄瓜丝，火辣辣留下四条血痕。

姚小红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住处，那是她和何小梅在大北区背街的一处居民小楼里，租住的一间民房。没等叙述自己刚才的遭遇，倒看见何小梅坐在床上，含着泪水瘪着嘴，姚小红一问才知道，何小梅也遇到了色狼。

程老板的小舅子是饮料厂的会计，白天，他带着何小梅去邻近的静海市收账，收完账以后，会计借故要在那里住一晚，到了酒店的房间里，他涎皮赖脸地对何小梅说，如果顺从他，他叫当厂长的姐夫每月给她工资加五百元。何小梅当时懵了，这算什么事？没等她说话，会计过来把她抱住，何小梅面对凑过来的那张脸，果断的一巴掌，趁会计松手的一瞬间，立刻逃离房间，匆匆搭乘汽车回到了宜海。何小梅曾经是学校排球队主攻队员，会计的半边脸被烤了面包。

第二天上午，姚小红何小梅犹豫着没去上班，她们长吁短叹了一阵，想不出什么办法，工作看来是保不住了。姚小红说：就是解雇了，也有半个月的工资应该要回来，还得去找程老板！下午，两个人来到饮料厂，程老板叼着纸烟冷冷地对她

们说：两个打人凶手，你们被炒了！姚小红试探道：厂里还欠我们半个月工资……程老板把纸烟呸地吐出来，挑起眉毛说：你们那半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赔医疗费，趁我现在心情好，快点滚！没等她们说话，程老板叫来两个保安，挥手让送她们俩离厂。

带着一肚子闷气，两个人来到海边散心。

宜海市的海滨永远是一幅画。不过这一天这幅画有点反常，海水没有了蔚蓝而涂上了灰黄，空气失去了清爽而充满鱼腥味，热辣的阳光不知道躲到了什么地方，连树叶的沙沙作响，也不似往日鼓掌般的欢乐，只是噼里啪啦释放着噪音。

姚小红何小梅在海边徘徊，脚印陷在绵绵的泥沙里，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的各自两行，那两行与两行之间偶尔还相互重叠出现纷乱，对着苍天画出一串串问号。

李月儿就是在这天和姚小红何小梅开始成为姐妹的。

这天下午，李月儿感到小腹不适，去市立医院看妇科医生，医生开了一些消炎药，嘱咐她好好休息几天。她从医院出来，信步朝附近的海滨走去。她站在海边的花岗岩栏杆旁，微闭着双眼，欣赏一种特殊的音乐，这是她的偏好：大海的声音是躺在摇篮里听母亲的哼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母亲从摇篮边悄悄地离开，变成了父亲的怒吼，激烈地拍打着摇篮让李月儿惊醒，她睁大眼睛一看，原来要变天了，海风开始猛烈起来，天色越来越暗，远方隐隐约约传来沉闷的雷声，这种突变的天气，在宜海市的夏日里司空见惯。她想起来自己忘记带伞，四处张望一下，一辆的士正从海滨南路的一端驶来，她急忙招手让的士停下，果断地拉开车门，跨入司机的旁座，获得一种打开折叠伞的感觉。

的士沿着海滨南路向北行驶，李月儿让司机师傅慢一点

开，她摇开车窗，看着海水掀起巨浪拍打堤岸，在路过海滨中路巴士站的时候，她突然发现，有两个熟悉的身影在那里晃动，这两个人焦急地东张西望，不时地看看天上滚滚的乌云，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李月儿叫司机紧急地在她们面前停下，探出头去喊她们快上车。

姚小红何小梅听到喊声先是一愣，接着就欢快地叫了起来，拉开车门钻进了后座。

李月儿问她们，怎么没有上班？两个人只是激动地说谢谢。

李月儿也是S省人，比她们年长几岁，同在一套两房一厅里租住。姚小红何小梅来的日子不长，她们俩是白天上班，李月儿是夜间活动一族，彼此还没有更深入的交谈。李月儿知道她们在饮料厂做工，她们知道李月儿在喜相逢夜总会做服务员，实际上是做小姐，仅此而已。李月儿和她们保持着距离，确切地说，是她们和李月儿保持着距离，其实，李月儿很想和这两个小同乡交朋友。

的士继续朝大北区开去，这时候，后面一辆乌光闪亮的蓝鸟王轿车追了上来，从的士的右边超过，在两辆车并行的那一两秒钟，李月儿发现，那辆车是个光头男人驾驶的，他边开车边和身边坐着的一个小姐说笑，李月儿还没来得及进一步仔细看清楚，蓝鸟王已经越过的士，跑到了她们车的前面。

李月儿脑海里迅速拼接着那个光头佬的画面，从记忆中检索相同的信息加以对照，没错，就是他，那个丧尽天良的龟儿子，他光头上的那块紫色胎记，是这个混蛋男人的商标！他原来开的是换挡嘎嘎响的“的士头”，怎么现在换上自动挡的蓝鸟王了？短短的几年里，这龟儿子发财了？李月儿顾不及再想什么，急忙告诉的士司机：快，师傅，跟上那辆蓝鸟王！

3

李月儿的家乡是一个山区小镇，父亲在建筑队当泥瓦匠，母亲是家庭妇女种点菜地。四十岁的单身父亲娶了四十岁的寡妇母亲，在四十二岁那年生下了李月儿，她是一路狂奔，才搭上父母生育的末班车，来到人间的。她生活与钱无缘的家庭中，吸着新鲜空气出生，喝着西北风长大。或许是上苍的怜悯，李月儿继承了家族基因里所有的优点，父亲的勤劳，母亲的刚强，还有几代人相貌上的每一点可爱；她在学习上成绩平平，却考取了武云市一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并开始痴迷文学，梦想成为一名诗人。校刊上常有她的诗作发表，有一期专门发表供全校师生员工学习的校长有关教育改革的长篇报告，仅有的一点空白，登载了李月儿的一首短诗《月儿》：“像霜/似雪/如水，/清冷/冰洁/透彻，/随着微风/白茫茫，/伴着玫瑰/情切切，/是流动的画卷/无声的音乐……”这首诗借校长大人的光，在校园里送着温馨，惹得谁都知道，中文系有李月儿这么个宝贝“才女”。

不光说她是“才女”，有些跟屁虫男生更说她是“玉女”，他们说她的名字听起来像在敲编钟，身材造型比维纳斯多两只胳膊，眼睛不大不小媚过刘晓庆，脸蛋儿秀丽生动比张曼玉更青春，陈后主见到她会抛弃张丽华，唐明皇见到她会让她杨贵妃下岗。

李月儿考上大学以后，只拿两百块钱退休金的父亲，为了供她上大学，不得不经常到一些包工头的手下去干活，每个月能拿一千多块钱回来。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在一次施工当中，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脊椎骨断裂，造成高位截瘫。父亲的瘫痪，使李月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立即柴米难

继。母亲开始时还瞒着她，瞒了一段时间以后，迫于无法再给她提供生活费和学费，不得不写信把实情告诉了她，她只好含泪悄悄地退学了。

肩上挑起生存和养活父母的两个箩筐，李月儿来到珠江三角洲漂流。

刚来的时候，李月儿在 P 市某镇一家制衣厂当统计，两个月后升为厂长助理，一天夜晚，老板热情地请她吃饭，饮料里加了一种麻醉类致幻药物 PCP，趁她思想混乱的时候奸污了她，她到有关部门去投诉，老板在当地有雄厚的势力，镇长是他的亲戚，他买通了办案人员，还弄来几个人作伪证，反说李月儿为了钱财，主动投怀送抱，唯一伸张正义的举动，是李月儿当众给了那个老板重重的一巴掌，但是她被拘留了，两天之后，她被要求从这个镇消失，否则后果自负。离开那家工厂之后，李月儿卖过血，当过餐厅服务员，做过售楼小姐，她不断碰到骗子、流氓和恶棍，生活很快教她懂得了，这个世界是权力搭台，骗子唱戏；那些坑害她的色狼，他们的财富大多是靠恶煞五鬼搬运来的，哪五鬼？坑、蒙、拐、骗、贪。

四年前，李月儿开始做小姐。

现在，前面驾驶蓝鸟王的那个光头佬，正是五年前 P 市某镇的制衣厂老板，他虽然体态肥了一些，面色老了一些，但他光头上的紫色胎记，他奸险的目光，他暴起的颧骨，他 P 市的车牌，证明了他的货真价实，李月儿还记得他的名字：张明仁。

张明仁的蓝鸟王在浪漫酒店的门口停下，他是刚刚按照昨晚三哥的吩咐，到海滨加油站去拿的货。旁边的那位小姐，是他昨晚离开夜来香夜总会以后，从街边带回来的。张明仁觉得，昨夜销魂又开心，想今晚在宜海市再住一晚。他从三哥那里拿到的“速溶咖啡”，是他以往欺骗过李月儿的麻醉类致幻

药物 PCP，他没想到运气这么好，一转身就推销给了对面那间包房里的秦老板程老板，赚了一倍，足够自己在宜海市挥霍的了；当然他更不会想到，他在与秦老板程老板交易的时候，整个过程被三哥在监视器里看得清清楚楚，成就了三哥更大的交易。

李月儿坐在车里观察，张明仁一只手提着黑色手提箱，另一只手提着旅行袋，那个小姐帮他拿着皮包，他们下车走进大堂，去服务台拿了房间的钥匙。的士的计费表不停地蹦字，李月儿的心也怦怦地跳；她终于给了的士司机车费，没有征求姚小红何小梅的意见，让她们和她一起下车。

李月儿来到服务台前，从服务员那里问到了，张明仁住的房间号是 1445。李月儿兴奋地摸了摸右耳的钻石耳钉，“要死死我”——这不吉祥的房间号码，预示着张明仁的不吉祥。她有了一个主意，刚才门口电线杆子上的一块标牌提醒了她：有困难找警察。这里是宜海市，不是 P 市的某镇，张明仁不能把世界上所有的警察都买通。

李月儿带姚小红何小梅来到浪漫酒店对面的一家甜品店，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透过玻璃窗，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浪漫酒店的大门。暴雨就要来临了，张明仁不可能出去。李月儿把自己的想法进行了推敲，捏捏拳头下了决心，走到门口的公用电话亭，用投币电话给 110 报警，她喘着气怯生生有些结巴地说，歹徒张明仁携带毒品住进了浪漫酒店 1445 房间。警察在电话里问她的姓名，她说我害怕，暂时不能说。她的话音刚落，一声炸雷响了，随后就落起了大大的雨点。李月儿撂下电话，飞快跑回甜品店里，姚小红何小梅面前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要，李月儿给她们点了雪糕和奶茶，自己点了一壶热咖啡。

雨越下越大，大到有一阵儿李月儿很难看清楚对面她想看到的一切。外面是水和雾的世界，她只能把眼睛努力地睁大，